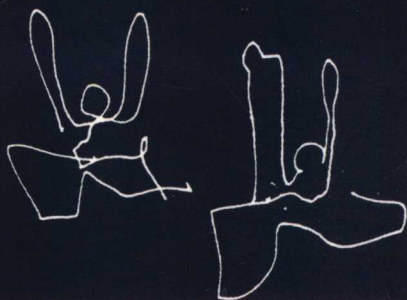


找不到家的街角

每個暫時的家都是自我挑戰、向環境搏鬥的基地。
找不到家的徬徨害怕，也是找不到自己的苦悶。
找到安心，事實上也找到了家。
但，找到了一個屋簷遮頂的家，
又有誰能保證那是永遠的安心場所？

徐世怡 / 圖 · 文



找不到家的街角

● 徐世怡／著

聯合文叢 158

找不到家的街角

作者／徐世怡

發行人／張寶琴

總編輯／初安民

主編／江一鯉

編輯／余淑宜

美術編輯／戴榮芝

校對／辜輝龍 徐世怡 余淑宜

出版者／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

電話／27666759・27634300轉5107

郵撥帳號／17623526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

印刷廠／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總經銷／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地址／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367號三樓

電話／(02) 26422629

出版日期／1999年3月初版

定價／200元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幀錯誤、請寄回調換》

目次

引言 007

輯一 肉慾

一、捷克斯拉夫布拉格：門壁上的石女人 019

二、德國法蘭克福：告訴我，你看到了甚麼 032

三、法國南部：不知所措的器官 039

四、台灣中和：辦公室裡的裸照海報 045

五、台灣花蓮：解脫的美崙溪 050

輯二 修道院三部曲

一、比利時魯汶：陽光來到僧院座椅間	061
二、比利時魯汶：進入修道院小鎮	071
三、台灣花蓮：徬徨少年的偶像崇拜	074

輯三 義大利托斯卡尼(Tuscan)地景組曲

一、獵景	079
二、多話的符號	088
三、托斯卡尼的夏日大屋	093
四、仲夏夜舞台上的一場戲	101

一、畫我	1 1 1
二、畫我的家	1 2 1
三、找不到家的街角	1 4 0
四、被圍堵的苦悶	1 5 1
五、阿姆斯特丹晚上的運河	1 6 1
六、威尼斯水畫	1 6 7
七、威尼斯的水上牛仔	1 7 4
八、秀拉的男孩	1 8 6
九、米開朗基羅的「早晨」	1 9 5
十、讀舞筆記：讀以色列奇不茲現代舞團(Kibbutz Contemporary Dance Company) 的集中營「備忘錄」(Aide Memoire)	2 0 4

找不到家的街角

● 徐世怡／著

目次

引言 007

輯一 肉慾

一、捷克斯拉夫布拉格：門壁上的石女人 019

二、德國法蘭克福：告訴我，你看到了甚麼 032

三、法國南部：不知所措的器官 039

四、台灣中和：辦公室裡的裸照海報 045

五、台灣花蓮：解脫的美崙溪 050

輯二 修道院三部曲

一、比利時魯汶：陽光來到僧院座椅間	061
二、比利時魯汶：進入修道院小鎮	071
三、台灣花蓮：徬徨少年的偶像崇拜	074

輯三 義大利托斯卡尼(Tuscan)地景組曲

一、獵景	079
二、多話的符號	088
三、托斯卡尼的夏日大屋	093
四、仲夏夜舞台上的一場戲	101

一、畫我	1 1 1
二、畫我的家	1 2 1
三、找不到家的街角	1 4 0
四、被圍堵的苦悶	1 5 1
五、阿姆斯特丹晚上的運河	1 6 1
六、威尼斯水畫	1 6 7
七、威尼斯的水上牛仔	1 7 4
八、秀拉的男孩	1 8 6
九、米開朗基羅的「早晨」	1 9 5
十、讀舞筆記：讀以色列奇不茲現代舞團(Kibbutz Contemporary Dance Company) 的集中營「備忘錄」(Aide Memoire)	2 0 4

引 言

一、畫圖說故事

我的第一次寫作，是從七歲那年無所事事的下午開始。學校教室不夠，我們低年級的小朋友都只上半天課，另外半天，就回家寫功課，玩自己的。

家裡的人，上班上學的都出去了，那些下午，我都是一個人待在家。媽媽給我很多白紙與蠟筆，藉著「紙」和「筆」，還有剛從學校學到的注音符號，我開始「說故事」給自己聽。

說故事的我，已經忘了塗鴉畫裡有什麼情節；聽的我，現在也不記得故事內容。但是，在一個沒什麼特別的下午，我拿出新雨衣袋子裡的包裝紙，紙上印有一個女孩穿著這種黃雨

衣。把紙上女孩輪廓剪下來，我喃喃自語說故事。故事中有雨、有颱風，我用注音符號說這個小女孩從哪裡到哪裡，遭遇到什麼事……。

當然了，我就是故事中的那個女孩。在說故事中，我得到一種「創造世界」的忘我感。故事的情節撐出我對好人、壞人、可怕、美麗的認知座標。爲了要抓到角色、布景進入故事畫面，生活中的經驗也都穿梭進來。因爲在做夢、要做夢，窗、桌子、大樹、人物都加上一層「我喜不喜歡」、「爲什麼會這樣」、「最後會怎樣」的想法在裡頭。

故事發展得意猶未盡，第二天，我還繼續拿別的紙來畫，畫得很滿足。但那種心情不只是好玩，它還有一種「真好，原來是這樣，就是這樣」的滿心快樂。用圖說故事的遊戲中，每個圖後面都有我要說的故事，而每個故事都有圖畫來呈現場面。在與「圖」、「文」遊戲的過程中，我所接觸到的經驗世界與我能理解的事物，都進到我的天空來。也可以這麼說，在畫畫說故事的過程中，我也進入到它們的世界。

一年級的七歲過後，我卻變得很怕畫圖寫作文。畫畫、作文都變得像考試的一種，有標準答案，卻沒有我能想像的空間。我故意忘了問自己喜歡什麼，喜歡做什麼。功課多得寫不完，連發呆的時間也沒了，事實上，我連發呆的能力也喪失了。

畫圖，到圖畫課時才能畫。寫作，到作文課時再寫。它們已經分家了。在那種生活中，它們都變得一樣沒趣。

圖畫課裡，我拿著筆，就是不知道要畫什麼。作文課裡，我也好痛苦不知道要寫什麼。

手裡的那隻筆，好像只知道要寫考卷而已……。

二、從都市規劃到寫作

真正接上童年畫畫與寫作興趣，是從離開台灣到比利時的那三年半開始。

一九八九年出去那年，我已經在都市計劃領域唸六年，也在這行工作四年。我隱隱約約可以感覺到自己正在說「爸媽，你們希望我做的事，我已做一階段了。當年我沒造反唸文組，現在是補過來的時候了。」

造反不用補，補了也沒用。但我知道，鎮壓之前的童年時光裡，那種紙上的探險我還沒走夠。我不知道該叫那種「探險」是「美術」還是「文學」。那是一種讓事物自己說話、完成一件事、感動別人、表達自己的活動。如果圖畫還不夠，我再加文字；如果文字無法把現象說清楚，那我就在文字之外，再加圖畫。

其實，「表達」是很本能的。有疑問、有好奇、有方法、有工具、有思索、有想像、有傾聽、有對話，這些是空間設計的程序，也是藝術工程下樁後，創作者要一步步進行下去的。如果，這是自己本能的一部份，我總相信，有毅力的「本能者」，是會想辦法從內在與外在找到「能量」來完成他／她的本能。

異鄉生活的孤獨，給我一種很完整的自由，我可以在房間裡看書臨摹畫畫，或是寫信向

親友說這裡的故事。一整天的寧靜，配上我的全神貫注，那樣的異鄉生活，活生生就像小學一年級時，我那麼專注地沉浸在，邊畫畫、邊說故事給自己聽的遊戲。

離開比利時前半年的暑假，南斯拉夫內戰打起來。前三年學院裡所讀的實踐、都市分析，吃得那麼多，現實大書的這一章好像是一場要洗滌過重腸胃的洗禮。

那段工作經驗過後，我也回到台灣。《五彩梯上天堂》一書的〈克羅埃西亞難民營手記〉就是奠基在那動機與那段經驗。有幾篇像眼淚流不乾的散文文體，有幾篇像是硬綁綁的冷血論文。在「手記」文體上所呈現的複雜，也說明我正處在都市規劃轉到寫作的過渡期與摸索期。過去，在規劃領域裡，「業主」是某個單位，文字那樣寫，「閱讀者」就會知道你在說什麼。但如果，我要把「業主」、「閱讀者」加寬，我的文字工具與駕馭技巧也要轉變了。

以前做都市計劃案，寫那麼多報告書，除非業主有心，我們寫出的「字」與畫出的圖面，對於社會能產生的力量實在有限。我不能保證換到寫作領域工作後，會變成更有用的人。但在這一年半的轉行生活中，我也慢慢體會到「歡喜」：歡喜受苦、歡喜嘗試、歡喜耕耘、歡喜收穫。有時，「討厭」、「鬱悶」的力量蓋過「歡喜」，我也就讓它們在我體內拔河。是不是真喜歡？是不是大迷戀？自己要下場演出，也要當裁判。

文字作品的責任與貢獻是要等到事實發展的結果來檢驗，但書寫創作過程中的歡喜心情，卻很個人性。七歲時的我，就已經嘗過那種滋味。

有人說，其實藝術創作者老是在重複自己的第一章。寫愛情的、寫海洋的、寫鄉野的……，每個人的「第一章」，會把他自己寫到生命最後一章。

我的第一章，帶著一種膽小中產階級家庭內，所蘊育反方向的本能性探險。有行動也有反芻，有習慣性偽裝的保守也有探索性的外攻。嚴格說起來，我的「第一章」是一種放學後無所事事趴在楊楊米上，企圖想在外面世界與內在經驗拉線的心情。紙、筆、字、圖、線、顏色，我手裡抓得到的都是探險工具。

但七歲的小孩，看過什麼世界？有過什麼經驗？的確，是簡單得像張白紙，不過那種紙上的「第一次」卻很真實。發現到一口自己與外面世界織起來的山洞，而且還有隻筆可以往洞裡挖下去。不論以後的日子過得再苦、再好，最新鮮、最大膽、最無知、最直覺的「第一章」還是會隱隱暗暗地反過來「寫」自己。

我的教育成長過程中唸到都市規劃，沒唸文學，也沒學美術，也真不知是好命、還是場噩夢。轉來轉去，三十多歲後，我又回到第一章重新出發。把厚厚重重的都市規劃墊在腳下，爬牆翻回原來我留連的花園。

這次握的不是七歲的蠟筆，也不是都市計劃沒血色的冷筆，我把筆泡軟一點，攤開自己，讓腳走過、眼看過的經驗來寫我。